

你在家庭裏，是個好丈夫，好爸爸。你爲了下一代的的教育，不惜放棄在臺南民航隊高薪的工作，而移民到美國北部，寧願自己吃苦，換一個新工作環境。每天上下班需開車四五十分鐘，過那段緊張生活。而使露茜及修門，能獲致良好高中教育。現在修門已考取麻省理工學院學工程，露茜也考取波城 Jackson 女子學院學醫事，他們各學有專才，將繼承你的遺志，光耀門庭爲社會服務。就是最小的么兒學理，他在萊克沁鎮小學唸書，成績斐然，他有智慧有頭腦，將來學理的成就也不會在兄姐之下。「後繼有人」，你該安心了。至於你的夫人——文妹，這次你的遽然遠別，給她的打擊是太大了，你們結婚廿年，感情彌篤，以往縱有小別，也是函電頻寄，兩地相思。此番給她的創痛，不是人人所能承當得了的，所幸她是一個堅強的女性，過去她爲你吃苦主持家務，敦睦鄰閭，不慕虛榮，不講享受，今後她將更爲你含辛茹苦的母兼父職，把孩子他們扶養成人，完成學業。當然這一段路程是相當艱鉅的，但她會堅強的忍受，奮鬥達成。你該放心吧！

## 懷故王治學長

方賢齊

我認識王治學長是到臺灣之後，嚴格說來是在他與舍親梁啓文女士結婚的時候。論輩份，他比我小了一輩。這位梁女士，也就是王學嫂，是我內人的表親，從十幾歲小女孩時代我們就覺得她是一位非常聰明伶俐，能幹而又堅強的女孩。後來選到王治兄這位極優秀的交大校友作終身伴侶，我們都十分欣慰，婚後生活也確是非常美滿，證實了我們的期望和祝福，萬想不到王治兄正在盛年竟不幸病逝，難道人生真是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當時王治在民航公司修理廠做工程師，所以他們婚後就住在臺南，而那段時間，我常到成功大學去上課，因而也常去拜訪他們的小家庭。還記得一進門王治就喊着：「歡迎姑丈，今天我們有機會打牙祭了。」於是我不得不留下來便飯，而上下古今，暢論一夕。

不久他們全家去了美國波士頓，而我也奉調到華府工作，見面機會更多，最值得紀念的一次是一九六三年在波城東北大學參加王治兄頒授碩士學位典禮。他告訴我，在那一班中他是年紀最大的學生，其實那時他不過四十歲左右，而一面工作一面求學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也爲該校師友所讚頌。

以後的幾年，我凡出差去美國，便儘可能到波城

我去過你的墓地，那是萊克沁鎮，風景幽靜的所在，由你家駕車駛去十幾分鐘可到。當我那天到達墓地憑吊時，一剎時眼淚忍不住要湧出來，但總是忍住了，怕引起文妹的更傷心。我帶去的一盆黃菊花放在墓前，代表我的敬意，露茜姐弟他們頻頻爲墓地新鋪草地澆水，看到此情此景，我心碎了。想到四年前，松山機場送別，恍然就在眼前，如今幽明兩隔，你竟在另外一個世界。我祇能默默地望着青天，默默地禱告：「你靜靜的安息吧」。以後我接到文妹的來信，提到她們母子，利用假日常去墓地除草澆水，以表孝道，想想時局不太平，有多少坟墓無人祭掃。你是篤守孝道的，四年前你回國省親時，百忙中還抽空前去六張犁岳母的墓地憑吊，鞠躬磕頭如儀，表示你的敬意。當時先母地下有知，她老人家一定高興你這個知禮的女婿。如今你也追隨她老人家而去，在新大陸萊克沁鎮，你有一塊安靜的墓地，露茜姐弟他們同樣篤守孝道，不時會去墓地除草澆水，時局如斯，你該滿意安息了。

探望他們，每次看到他們夫婦子女，勤儉努力輕鬆愉快的氣氛，總覺得十分快慰，一直自去年，更得到令人興奮的消息，就是王治已經應聘 MALLORY 公司來臺主持設廠製造電子零件，並將舉家返臺，我們一面慶幸王治的長才得以充分發展，一面更樂於與這一幸福的家庭常相聚首，可是會幾何時，事情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令人如何能够相信！

王治是個典型的「交大人」，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最不爱說應酬話，而談笑風生，充滿幽默感！我們每在一起暢談最感痛快而受益良多。而正因為他太負責任，全心全意爲建廠而貢獻心力，盛暑中奔波千里終於不支，不愧交大精神！所不幸者，如果他建廠計劃成功，對我國電子工業必有極大貢獻，這使我更感覺悵然！

他的夫人梁女士，小時就是個極其出色伶俐的女孩，廿年來更長成爲堅強能幹的主婦，這次遭遇這麼巨大不幸的打擊；她居然咬緊牙根，渡過最黯淡苦寂的一段日子，現在已經把家庭的基礎重新穩定，孩子們也都能自力求學考進最好的學校，真是一位了不起值得欽敬的女性。王治兄九泉有知，也當感到安慰，我忝居親戚與校友的雙重身份，特略作報導，由於心情十分沉重，也不願多寫了。